

朱利安·西蒙斯作品



THE MAN **杀死自己**
WHO KILLED HIMSELF

(英) 朱利安·西蒙斯 著
赵文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杀死自己

The Man Who Killed Himself

(英) 朱利安·西蒙斯 著

赵文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死自己 / (英) 西蒙斯 (Symons, J.) 著; 赵文伟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225-968-3

I ①杀… II. ①西…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2576号

THE MAN WHO KILLED HIMSELF

by JULIAN SYMONS

Copyright © Julian Symons 196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5606



杀死自己

(英) 朱利安·西蒙斯 著; 赵文伟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省登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Kaorus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一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68-3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第一部分 行动之前
3	第一章 布朗约翰先生家
11	第二章 易森比·梅隆少校的情事
21	第三章 骗局的背景
32	第四章 维皮特克莱
39	第五章 正确的方式?
47	第六章 错误的效果
57	第七章 UGLI来的人
66	第八章 解决方法
73	第九章 准备工作
81	第十章 收尾工作
92	第十一章 行动
	第二部分 行动之后
99	第一章 发现
105	第二章 与科弗代尔谈话
110	第三章 生活继续
117	第四章 与科弗代尔第二次谈话
122	第五章 一辆车和一棵房子
138	第六章 阿瑟·布朗约翰的真实身份
152	第七章 旅程结束
162	第八章 与科弗代尔最后一次谈话
178	尾 声

第一部分 行动之前

第一章

布朗约翰先生家

最终阿瑟·布朗约翰杀了他自己，但起初他决定要杀死的是他的妻子。他是在易森比·梅隆少校遇到帕特里西亚·帕克那天作出的这个决定。换作他人也许早就打定了主意，但阿瑟·布朗约翰有的是耐心，而且，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认为他胆怯坚忍。人们会说一个人可以长期忍耐，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为这个人找到任何不能继续忍耐下去的理由。

易森比·梅隆少校是在四月的一个星期三遇见帕特里西亚·帕克的。前一天的下午，大约五点钟，阿瑟·布朗约翰回到他在弗雷卡特的家。他住的那幢房子有个别名，叫月桂园，即使在这里根本寻不到一株月桂树的影子。这是一座小小的方形的独栋红砖建筑，房前有一个整洁的花园，房后的花园也同样整洁，只是面积稍大一些。在弗雷卡特当地，类似的房子有几百幢，居住其中的人们满心欢喜，因为房子能衬托出主人的社会地位。阿瑟的妻子克莱尔在他的脸上狠狠地啄了一下，算是给他

的见面礼，同时把篱笆需要修剪的事告诉他。她是个强势的女人，红扑扑的脸蛋，显示出良好的健康状况，看来过去没少骑马打猎。克莱尔比阿瑟高两英寸，照说她的身体条件比他更适合干修剪篱笆的活儿。她明确表示，在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对阿瑟有好处。此时，她双手叉着腰，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看着阿瑟晃晃悠悠地爬上梯子，修剪篱笆尖。

“不齐，右边再剪一点。”她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命令新兵立正的军官，“阿瑟，你穿的是什么裤子？”

他站在梯子上朝下看。“裤子？”

“这是你最好的工作服。”

“不是最好的。”

她的语气并没有因此缓和下来。“你知道在花园里干活的时候不能穿这条裤子的。回来换掉。”

阿瑟已经换过一次衣服了，他把西装脱掉，换上工作服，现在又得换衣服。

克莱尔走回屋内。

剪篱笆、修毛边、整草坪，这些都是他分内的工作。他一直忙到六点半才把园艺工具放回没有车的车库里，这时他发现克莱尔正在打扮自己。又到换衣服的时候了。佩恩夫妇要来打桥牌。

“我真该洗个澡。”

“不行，”她说，“我刚洗完，水都不热了。况且，我们也没时间了。”

差几分钟七点半的时候，佩恩夫妇到了。像佩恩夫妇这样和布朗约翰家往来打桥牌的夫妇还有六七对。见面的情形大致没有什么分别。客人往往先喝一两杯酒，再打上一圈桥牌，然后女主人给客人准备些三明治和咖啡，再打几圈桥牌，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大家就该说再见了，当然离开前还要喝上一杯威士忌。这之后，如果是克莱尔赢了，她就

会说，今晚很圆满。

佩恩先生是阿瑟和克莱尔开设联合账户的那家银行驻弗雷卡特支行的经理。他并不像克莱尔经常对她丈夫说的那样，来自上层社会。

“这该死的天气！”他一边喝着雪利酒一边说，“下雨，晴天，再下雨，再晴天。我想，四月份我们也别期待什么了。伦敦的天气如何？”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弗雷卡特位于英国的另一端，实际上这里离伦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和这里差不多吧。”布朗约翰摇晃着酒杯。

“你绝不能相信英国的天气。”克莱尔提到天气的时候就像是说起一个不可靠的仆人。

“我也总是这么说，”佩恩夫人说，她谈什么事都那么神经质，那么急切，“夏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和乔治打算去西班牙。”

“布拉巴海岸？”克莱尔的声音里夹杂着倦怠。布朗约翰夫妇从未出国度假，实际上，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外出了。

“白色海岸。听说那里更好些，至少人不会那么多。”

“太奇怪了。”克莱尔发出一声低吼，“昨天我去本奎克家，他们也要去白色海岸。也许你们能在那儿见到他们。”

接下来一片寂静。本奎克夫妇在中央大街开了一家副食店。布朗约翰往三个玻璃杯里倒雪利酒。他的妻子厉声说：“阿瑟！”

“亲爱的。”

“没有你的份儿了。你知道你喝烈酒上头。”

阿瑟的杯子没倒满。佩恩先生和他的妻子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他们曾经听过类似的对话。

“好吧，”佩恩先生说，“把魔鬼的玩具拿出来吧，毕竟，我们是为此来的。”

“我觉得，这个叫法很荒唐。”他的妻子反驳道，“只要赌注不高，只要不太当回事，就没什么害处。”

克莱尔没有发表评论。她玩起来时的那股专注劲儿看上去真恐怖。

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丈夫们和妻子们一起打牌，布朗约翰夫妇抓的牌很烂，或者运气糟，或者打得不好，总之，他们一局也没赢。财政赤字虽小，但心里已经火冒三丈。“谁教你又叫红心？”克莱尔问她的丈夫，“是个长了眼睛的人都知道我不想要那个。只是因为你手里有王和其他两张牌。”

佩恩先生摇了摇手指。“好了，好了，不要审讯了。”

“问题在于阿瑟有一半的人不在这儿。”她这么说好像她的丈夫不在场，“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也许在天上的某个幻境里。”

“也许在阁楼里，”佩恩先生大笑着说，“遥控着那些赛车在赛道上跑。”对于所有的来访者来说这都是笑料，因为阿瑟在阁楼里存放着一张完整的四赛道电子赛车模型的设计图、一个特别的勒芒启动系统、桥梁、高架桥，以及二十多款车。

“亲爱的，我们的牌不好。”阿瑟往玻璃杯里倒威士忌。

“下星期你们再报仇吧。”佩恩先生说，“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格雷维尔夫妇星期一来打牌？”

阿瑟咳嗽了几声。“恐怕下星期三和星期四我不在家。我们以后通知你们行吗？”

“好吧。”佩恩先生喝光杯中的威士忌，亲切地说，“好了，亲爱的，我们发财了，现在我们走吧，再想想怎么花掉这笔钱。”

“我真为他难过，乔治。”回家的路上，佩恩先生平静地开着车，

坐在他身边的佩恩夫人说，“不允许他再喝一杯简直是侮辱。”

“我相信他是个喝酒容易上头的人。”

“也许是吧。但是她也没必要那么说。他是个多么可爱的小男人。”

“他们家并不富裕。”他开过一个红绿灯，“你知道吗，她结婚前是斯莱特里家族的成员。这就不同了。”

“我没看出来。”

“她下嫁了。”乔治·佩恩的腔调断绝了任何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

回到月桂园。他们正往厨房里搬盘子。没必要现在就洗，因为可以留给苏珊——也就是他们的女佣——第二天早上来洗。阿瑟打断克莱尔分析他在第二局失误的话。

“亲爱的。”

“怎么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说我不许我再喝一杯这样的话。”

“你知道喝酒会产生什么后果。还记得那次沃森夫妇——”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但是那次他跳舞、唱歌、试图脱光衣服的情形他是不会忘记的，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敢肯定，佩恩夫妇会觉得很奇怪。”

“佩恩夫妇，”克莱尔像马一样喷着浓重的鼻息，“暴发户，生意人。”

“银行经理和生意人不是一回事。”

“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正打算和副食店老板一起去西班牙。”她突然问道，“你下星期想做什么？”

“明天我出去一下，我想去伯明翰和曼彻斯特。”

“你就像个旅行推销员一样到处出差。”

“我就是个旅行推销员。如果你想卖汽车配件的话——”

“别跟我讲细节。”克莱尔把头扭过去，“我要睡觉了。”

“我会把喝的拿上去，然后再收拾一下。”

月桂园是个整洁的所在。方厅里铺着一小块方形的俾路支地毯，就像克莱尔说的那样，是块好地毯，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地毯上方悬挂着克莱尔父亲的画像。斯莱特里先生的下巴是方的，连大鼻孔都是方的。他用轻蔑的眼神凶狠地注视着对面的墙。方厅左面的起居室里摆着一张沙发，角落里还有一对椅套松垮的扶手椅。玻璃橱柜里摆放着从斯莱特里家族继承下来的书籍。维多利亚风格的小茶几点缀着房间，虽然还有地方放电视机，但是克莱尔总是频繁地更换位置，因为她总觉得那不是属于它的地方。壁炉架上摆着一些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品，还有一些斯莱特里家族在加尔各答拍的老相片。相片中的斯莱特里先生交叉双臂，他瘦弱的妻子穿着宽松的袍子，克莱尔的手里握着网球拍。餐厅在方厅的右侧。六把椅子围着一张折叠桌，一面墙边立着一个橱柜，和起居室里的那个一模一样，里面摆放着专门招待客人用的最好的瓷器。更多实用的陶器放在厨房的碗柜里。厨房的食品储藏柜里贴满了各种写着“果酱”、“谷类”、“茶”的标签，因为克莱尔总是把东西放错地方。一个布满颜六色图钉的塑料图版提醒克莱尔该买什么和什么时候去买。

阿瑟为克莱尔准备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酸橙威士忌，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脸上涂着晚霜，头上罩着网子，然后把这么一杯饮料一饮而尽。他们是在起居室打的桥牌，现在看来不该在这个地方玩。阿瑟搬走牌桌，把椅子放回原位，拍打靠垫。然后他路过卧室，走向阁楼。这个没有窗户——窗户会影响房子在外观上的对称性——的拱形房间的长度几乎跨越了整栋房子。房子有一半空

间被遥控玩具赛车设计图占据，赛道弯成两个八字形，赛车可以全力以赴地通过两个激动人心的障碍区域。观众席里坐满了人，技师们在车道上等待赛车的到来，电视摄像人员，干草堆和拐弯处的护栏都各就各位。四辆赛车准备出发。他想开动赛车，但噪音会让克莱尔睡不着。阁楼的另一半堆着很多废弃不用的陶器，小时候他母亲画的水彩画，还有他的老式拉盖书桌。一本破旧的黑皮本放在桌子上。那是他的日记。

第一页上写道：

A. 布朗约翰。月桂园。弗雷卡特。萨里。英格兰。欧洲。世界。

下面是一首他曾经读过且背诵过的诗，也许记得并不准确：

不受欢迎的人凝视内心
犯下可怕邪恶的罪
偷窥的汤姆，肮脏的蠢货
我肯定你在学校就鬼鬼祟祟

他打开日记本，读了一两条，然后顺手翻到一页干净的空白纸，本打算写两句，可是他太累了，于是锁上抽屉。

在浴室里，他一边刷牙一边研究镜中的自己。那是一张苍白的脸，嘴唇很薄，鼻子周围有一圈明显的红晕，眼神像只可怜的小狗。最糟糕的是像台球一样光滑的头顶。阿瑟很早就开始脱发，到他三十出头的时候，大部分头发已经掉光了。他在电视上见过尤尔·伯连纳^①，他

^①尤尔·伯连纳 (Yul Brynner, 1915–1985)，第二十九届奥斯卡影帝。

曾经试图说服自己，秃头的男人也是有魅力的，但是经过一番审视，他在镜中的一切特征都未产生尤尔·伯连纳的效果。

他走进卧室。克莱尔像他早就知道的那样，向右侧睡，眼睛半闭。脸上的晚霜发着光。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脱衣服，上床，熄灯。黑暗中他重复着早先说过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再说不许我再喝一杯这样的话。我不喜欢。”

她没有回答。五分钟后她开始打呼噜。

第二章

易森比·梅隆少校的情事

第二天，易森比·梅隆少校走到摄政街旁边的汉诺威广场，走进了一个叫吉卜赛大厦的办公楼，然后乘电梯上了三楼。他拿出钥匙打开一扇写着“婚姻协助有限公司，易森比·梅隆少校”的门，迈步走了进去。门口的信件多得堆到了脚踝，真是蔚为壮观。他抱起一摞信，走进他的办公室。巨大的办公桌后边放着一把大椅子，旁边还有两把是为客人准备的。办公桌的对面立着一个文件柜，一个小一点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打字机，打字机上盖着一块布。这么来看，这张桌子定是给易森比·梅隆少校的秘书使用的。但这种推断是错误的，因为易森比·梅隆少校并没有聘用秘书。

梅隆少校摘掉他的像猪肉馅饼的帽子，坐在桌前，一边像蜜蜂一样哼着小曲，一边用拆信刀打开信封。差不多有七十封信，其中有一半的信封里装的是支票和汇票。坐在桌子后面的他看起来短小精干，偶尔看到信里的某些内容，还会吹一声口哨，这是因为人们总是给婚

姻介绍所写一些奇怪的东西。他穿了一件四叶花格的西装、一双过于热闹喜人的袜子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他的领带和衬衫选择得很得体，他有一头浓密的、略带淡红的棕色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读完所有的信后，他把支票和汇票放进一个抽屉，挑出最先寄到的申请，然后走向文件柜。

婚姻协助有限公司虽然不是最大最有名的，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和其他婚姻机构并没有多大区别。少校在当地的报纸上登广告，并委托几十个通讯社发布消息。他的通讯员会收到一封令人欢欣鼓舞的信，信中说：本城有几百个单身汉、老处女、寡妇和鳏夫正在寻找伴侣。汇出一小笔款子就可以得到一个名单，名单中的女士——或者先生，看情况而定——如同信件副本中所说的那样，渴望“甜蜜的结合”。简短的说明中并不附带地址，就像信中指出的那样，这是既定的规则，所有的介绍见面都必须通过婚姻协助机构进行。“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信中这样写道。来信被转发，最后汇总到他的办公室——想见面必须先预约，因为梅隆少校不是每天都上班——一桩婚姻很可能就此促成。有时梅隆少校会坚定地表示，审查这些写信人的先人不属于他的职责范畴。他相信这些人具有诚实和与其他人类共通的品质，如果一些人缺少这些品质中的一两项，这绝对与梅隆少校无关。

他看了看记事本，发现只有两个预约，一个是在十一点半，另一个在半个小时以后。还有时间打字。第一批申请人收到了他的信件副本，信中有易森比·梅隆少校的缩写签名。梅隆少校用左手签上漂亮的名字。后续的事情就是等那些收到复信的人回信，并汇款。他们收到名单后，每次只能给一个名字写信——尽管这个要求并不是每次都被严格遵守。左手边的四封信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迅速地阅读了其中一封，显然出

自女人之手：

他看上去是个完美的绅士，否则您也无法想象我会邀请他到家里来。但是他一进我的家门，就表现得像头野兽，我肯定您……

人怎么都这么愚蠢！想到这里他咯咯地笑了几声。那个男人在记录卡上这样写道：

家禽饲养员，五十五岁，性情温和，家住诺福克。

少校考虑应该给这个家伙写封严肃的信，当然他必须先给那位女士——寡妇，小个子，四十岁出头，但是很迷人——写封道歉信。也许是因为她致命的魅力？不过，现在快十一点半了，接待访客的时间快到了。

来的客人是雷克先生，一个身材瘦长、眼睛严重斜视的澳大利亚人，和他的女朋友——一个上了年纪的、名叫阿梅丽亚·伯纳米的神经质的老处女。她真叫这个名字吗？当然了，她选择叫什么名字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的秘书刚出去，接着又把话题展开——“说实话，是我让她先回避一下，因为这样大家都感觉轻松些。”——他简略地谈到神圣的婚姻结合。他们看起来很满意，对他满意，对彼此也很满意。要离开的时候，他拍了拍雷克的肩膀。

“稍等，”他把伯纳米小姐关在门外狭窄的厅里，“介绍完成后，男士这方需要付一点费用。三几尼。”

“当然。对不起，我忘了。”澳大利亚人掏钱的时候差一点激动得